

凤凰新政未改门票经济思维

甬上辣评

记者28日从凤凰县委宣传部获悉，自2016年4月10日起，凤凰古城将暂停景区验票，保留景点验票方式。游客今后进凤凰古城游览不必再购买148元的“捆绑式”大门票，只需要在逛小景点时购买相应的门票。

(3月28日新华社)

在争议声中收了三年的凤凰古城门票，终于取消。“小伙子带女朋友回家还要买张门票”的尴尬事儿，不会再重演。不过，假如认为这是凤凰古城对于门票经济的洗心革面，甚至因为“省到就是赚到”便迫不及待地开始筹划一次说走就走的凤凰之行，恐怕过于乐观了。

凤凰古城虽然取消了捆绑式门票，进城的确不再收费了，小景点的门票却并未取消，说白了，取消的其实只是捆绑，不是门票。如果每个重要景点都逛到，该掏的门票仍然会一分不少。当然，即便如此，这仍然被广泛解读为凤凰古城取消门票，毕竟，假如只是在凤凰古城逛逛，一个景点也不进，这148元是的确可以省下的银子。

●新华时评

对“私车公养”要抓早抓细

中央纪委官方网站近日通报查处了湖南省怀化市地震局局长贺慧明长期存在“私车公养”违规问题。这给当前监管工作敲响了警钟，必须及时堵住这个新型“车轮腐败”漏洞，谨防按下“公车私用”的葫芦浮起“私车公养”瓢。

近年来，随着车改力度加大，各地“公车私用”得到有效遏制，但“私车公养”问题却不断浮出水面。当前“私车公养”存在相当的隐蔽性。从近年来纪委通报的案例来看，有些人在“私车公养”上可谓想尽了歪主意，有些是采取“挂靠”方式，有些是“假冒公车”，有些则是打着“私车公用”旗号。这些问题从面上难以发现，确实给监管工作带来难度和挑战，这就需要在监管方式方法上不断改进，避免出现监管盲区。

“私车公养”是一种新的“车轮腐败”，危害相当大，影响十分恶劣，决不可等闲视之。不可否认，各地车改之后“私车公用”情形正逐渐增多。如何防范假公济私，又确保不损害个人正当权益，这确实是一道困扰当前监管工作的难题。对此应扎紧制度笼子，完善发票管控和财务报销制度。还应在源头上进行管控，建立公职人员的私车备案制度。应严格问责制度，追究“私车公养”相关人员和领导的责任。

“车轮腐败”问题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下发了《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及《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等，有效遏制了“公车私用”等。但也应当清醒看到，根治“车轮腐败”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不断查找新问题分析新情况拿出新办法。应把制度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让“私车公养”难有藏身之地。

新华社记者李建国



漫画 章丽珍

●热点聚焦

一个电视人眼里的“电视问政”

3月27日晚，广西南宁市《向人民承诺——电视问政》直播现场，面对曝光的公务员上班炒股斗地主、有车一族入住廉租房、盖一次公章“收费”2000元等问题，多名市民嘉宾当场激动抨击指责，其中一名市民还给到场的县委书记们送上“苍蝇拍”，期盼这些官员能严惩腐败以正风纪。

(3月28日中国新闻网)

媒体的报道，给我们描述了一个激烈的场景，火药十足，发言激烈。到了最后，还有一位观众拿着4个“苍蝇拍”分别送给了4位县委书记。这4位县委书记也表示：回去后一定好好“拍苍蝇”。看到这儿，许多人想必会激情澎湃，为这种激烈的电视问政所感动。

不过，有一个问题还是需要好好探究的：这4把“苍蝇拍”究竟是道具还是观众本意？眼下只是春天，南宁这样的地方不会热到哪里去，估计苍蝇还没有出现。那么，观众去看电视问政的时候，为何会带着4把“苍蝇拍”？这符合常理吗？

事实上，网上有人对此产生疑虑，并质疑这么激烈的场面是否也是安排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电视问政就大打折扣了。

笔者就是一家基层电视台的编辑。对于这种问政式样的节目还是略有所闻的。我知道一家基层的广播问政，所有内容都是提前安排的，主持人问什么，被问政的单位回答什么，听众何时打进电话以及质问的内容，都是设计好的，真正的听众是不可能打进电话的。这样的问政其实就是演戏。而实际上，很多电视问政都有着这样的影子，只不过是演戏的成分占据了多大的比例而已。当然，笔者并不是说，所有的电视问政，观众都是选择出来的，问题都是提前安排的。

广西南宁的电视问政真实度，外人无从得知。不过，即使“苍蝇拍”真的是道具，也不是一点意义没有。最起码这样的创意是新颖的，能够让这些县委书记警醒。最重要的是，不要让电视问政上的“苍蝇拍”，在现实生活中也成为道具。

值得反思的还有，县委书记的手本来是不该拿“苍蝇拍”的。我们有党纪有国法，有专门的监管部门，如果查处腐败都得县委书记说了算，那就不是法治了，而是人治了。

郭元鹏

●社会观察

“奇葩队名”是对陈词滥调的软抵抗

日前，武汉大学辩论队官方微博上传了一张参加武大新生辩论赛的70支队伍名单公示图，迅速引爆网络，各路奇葩队名让一众网友笑喷，比如“就是不顾四辩感受的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鱼队”“宝宝有话说话”“仲基不抱我不起来队”等。

(3月28日《中国青年报》)

社团名称通常一本正经、寓意深刻，武汉大学的一些辩论社团却打破了常规，进行了娱乐化的表达，不可避免会引发围观和讨论。

长期以来，社团往往被集体地抽离了个性和特点，被硬塞在一个共同的身份之中，接受相同的对待，规划出相似的反应。殊不知，不同的辩论队由不同的大学生组成，他们在身世背景、生活经历、兴趣偏好、心理特质等方面存在着差异。那种千篇一律的辩论队队名尽管看上去很“高大上”，却让大学个性化的表达诉求处于一种被忽略、被漠视的境地。

“奇葩队名”看似另类，依然有“沉没的声音”可以打捞。以“一支水队”为例，团队队员觉得队伍实力不够强，使用“奇葩队名”来进行自嘲和自我调侃，成为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弱者策略”。

“95后”大学生深受网络文化影响，自嘲与自夸通常如影随形，真话与玩笑往往互相切换，看似在贬低，实则抬高；看似十分低调，实则异常高调——这些年轻人正在建构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寻求一种归属感，同时也是对陈词滥调的某种柔软抵抗。

“奇葩队名”的背后，也折射出武汉大学辩论队的底气和自信。在一个盛行符号互动的时代，许多辩论队在队名上挖空心思；可是，辩论终究要靠实力说话，再“高大上”的队名，如果实力不济，依然难以得到公众的尊重和认同。这些年来，武汉大学辩论队在各类辩论赛中屡获大奖，显然不惧于贴上“奇葩队名”的标签。

说到底，“奇葩队名”也是大学生寻求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一种路径。“奇葩队名”的走红，固然有跟风的因素、炒作的一面，但如果能够从中学懂年轻人，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杨朝清

●一语中的

市长辞职存争议 是被担心人走茶未凉

2015年9月辞去山东济宁市市长职务、加盟华大基因担任深圳国家基因库负责人的梅永红，27日首次回应为何离开公务员队伍、加盟华大，他说这“实际上是一种回归，我回到自己更为熟悉的领域，甚至在这个平台更能发挥作用，这是更能体现人生价值的转型。”

(3月28日《南方都市报》)

“更能体现人生价值”，说实话，梅永红对于辞去市长的回应，还是颇有说服力的。从公开履历来看，梅永红曾在农业部和科技部工作过20多年，可谓是一名典型的学者型官员，完全有能力跳出体制，胜任现在的工作。

不过，对于这名厅级官员的辞职，民间一直存在争议。有人为其魄力点赞，但作为一名曾经掌握巨大权力和资源的官员，突然下海经商，有人不免产生权力勾兑的暧昧联想。

事实上，公务员法对公务员离职有明确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但何为“直接相关”呢？显然模糊不清。

不管是立法的初衷还是公众的猜疑，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对“人走茶未凉”的担忧。这在客观上也要求，对于那些辞职下海的官员，必须要保证其干干净净地走，严格做好对于离职、退休官员的财产审计工作，运用信息公开，回应舆论的质疑；再者，就是对于相关的法律法规，还需要进行必要的细化。

公务员辞职下海，作为对个人价值追求的一种选择，作为社会人才流动的一种现象，是件好事儿。但公众的质疑也需要正视和回应，这不仅是在规避权力勾兑的基本政治伦理，对干净的官员也有裨益——公众的质疑亦是舆论压力，会让那些有意离职的干净官员，只因害怕被误解而不敢辞职。

张松超